



22th
太阳鸟文学年选
二十二周年
1998-2019

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 林 源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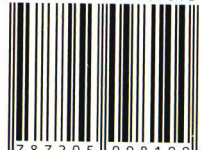
太阳鸟文学年选

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，从1998年开始，已经连续出版了二十二年，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。

2020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选本，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，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，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。他们不负读者厚望，将发表于2019年的原创作品精读、精选，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、客观、公正地呈现给读者。



ISBN 978-7-205-09810-0



9 787205 098100 >

定价：58.00元

22th
1998-2019

太阳鸟文学年选

2019
中国最佳
短篇小说

主 编 | 王 蒙

分卷主编 | 林建法

林 源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© 林建法 林源 202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9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/ 林建法, 林源主编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20.1
(太阳鸟文学年选 / 王蒙主编)
ISBN 978-7-205-09810-0

I. ①2… II. ①林… 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87900 号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24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2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 丹

装帧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冯 莹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9810-0

定 价: 58.00 元

一个有关选编小说集的故事

杨慧仪

承蒙林建法先生邀请为他选编的《2019中国最佳短篇小说》作序，便细读了他挑的十多篇作品。一般替小说集写序，该讲小说，但总是觉得，这些好小说放在这集内，不就是让它们给读者自由感受、尽情诠释吗？我又何必去介入呢？于是，我更愿意讲编小说集。

想起本雅明。他搬进公寓，打开封了两年多的几十个书箱，在尘埃和书纸的气味中，把藏书放上书架。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》一文就是有关藏书这回事的想法，他说明：讲的不是藏的书，而是藏书这行为本身。

本雅明现身说法，解释藏书者的动机：推动藏书人在世间无数书籍中选择收藏的那股力量，是一种对于在混沌混乱中，要理出条理的热情。推动着小说编选者的，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种热情？每年刊登的小说数量无法估计，而地球每天都在转动，人和动物疲奔苦活，试问多看一篇小说、少看一篇小说，分别在于什么？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，世间多一篇、少一篇小说，又有多重要？选编人面对无数的作品及时空之无垠，坚持大量阅读、选择、整理，把十多篇小说挂到杆上，举立于风萧萧的历史路旁，必先具备要在大混乱头上动土、要整出条理的热情。但为的是什么？

是为历史——将来要发生的历史。有趣的是：本雅明在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》中对收藏家的描述，与尼采在《历史的用处及滥用》中对收藏家的描述，有非常相似的地方，态度和评价却大相径庭。尼采嘲弄他眼中的“古玩家式历史学者”，就像收藏古董的人一样，手捧着古器玩味，把意义投放并锁死在已过去的历史之中。本雅明以古玩家比喻藏书人，以曾经参与过去人们生活的器物作桥梁，通往历史过去。尼采的历史学者和本雅明的收藏（书）家均爱古；但是，预示着现代的尼采是刻薄的，而自觉生活在现代性之中的本雅明则是宽大的。历史对于小说选编人来说，却永远仍未发生；选编是参与建立经典的行为。有一种年选收录已经典化的作家每年的作品，如果是这样，选编就简单得多了；但那并不是开创未来的历史，只是承袭已经发生的历史，循延已经确立的条理而已。开创文学史的选编，年复一年，以具有历史感的眼光，在已产生的无数的作品之中，挑出属于未来的若干篇，把它们向未来投掷出去，只能胸无把握地盼望它们将会参与建立未来的小说史。本雅明引用古人的话：书有自己的命运。同样，每则短篇小说，也有自己的命运。

本雅明是幽默的。他看出作家都是藏书家，因为找不到心中那部完美的书，才动笔要把它写出来；推动着他们要写出心中那部完美的书的，是那股因“找不到”而起的不满。选编小说集的目的，也是要成就一本完美的书，但却不是因为“找不到”而起的不满，相反，是看到好作品而感到满意——一是爱才的不忍心，不愿它们散落在历史路边，可能将被遗忘；二是没有泯灭的童心，像孩童疼惜心爱的糖果包装纸，珍爱地收进铁罐子里，时时打开罐子，温习每张的香气和颜色。选编背后的推动力，必然是孩童般的热情。

本雅明又说：藏书的核心是没有读过的书；或者说，被藏的都是待读而不是已读的书。每批藏书代表的，都是藏书人个人经历、性格、学识、品位推使他收藏他个人认为值得收藏待读的书。因此，每批藏书的灵魂并不是书籍本身，而是藏书人的心性。藏书一旦脱离了藏书人这个人化的人性维度，便会失去一切意义。

与藏书不一样，小说集里被选的，都是选编人已读而且决定珍藏的作品；孩子时时打开铁罐子，如数家珍地向他的文学知心同伴展示他的珍藏。但又与本雅明的藏书相似，选编集的灵魂核心，也是选编人的心性，他不是通过别人的小说来看世界，而是运用自己对世情的洞察力去看小说，以最含蓄的姿态、最谦虚的修养，以别人的话来展示自己的世界观，编排好别人说的众多个故事，整理出一个宏观的图像。就像这集子，说的的是一个2019年中国和中国文学的故事。

2019年12月11日

001	序 一个有关选编小说集的故事	杨慧仪
001	火 车	宁 青
019	月亮宴	张 炜
025	一只金耳朵	万玛才旦
039	杨广义	双雪涛
047	二人世界	张惠雯
059	舟过矶	叶兆言
066	回自贡	韩 松
073	适 者	刘庆邦
091	邀请函	范小青
103	浮 冰	麦 家
119	铃 铛	小 海
135	路 口	王啸峰
150	死 守	走 走
162	青 城	徐则臣
176	苟滑脱逃	朱山坡
186	愤 怒	阿 乙
201	紫霞湖	朱 辉

火车

◎宁青

一九七二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《中国》时，我们院几个孩子走在镜头中。安东尼奥尼并没特别对准他们，只是把他们作为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背景，车上挤满蓝色人群，我们院的孩子只停留了十几秒钟便走出画面，向城外走去。城墙已经消失了，护城河还在，过河就是城外：铁路，庄稼地，二道河与三道河。二道河是污水，河汊纵横如车辙，那是我们院孩子抵达最远的地方。听说过三道河没去过，通常就在铁道边上玩。从后来才见到的片子看，他们是五一子、大鼻净、小永、大烟儿、文庆、小芹。小芹是唯一的女孩，但是跟男孩差不多，一个颜色。那么，还有一个人是谁呢？他比别人都矮了一大截，落得有点远，而且不像是和前面一伙的。但是没有他一切都无从谈起。四十年后我在镜子中看到他，他也老了。别以为侏儒不会老，照样会老，满头银发雪山似的，照耀着短小的藕节似的身体。

他们——当然也可说我们——过了桥。桥是南城的永定门桥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要不是简易栏杆几乎看不出是座桥，路面也是一样的柏油与反光。桥上永远有人在打鱼，冬天凿开冰也打，每天打得上来打不上来都打，网抬起落下，像钟一样准确。总有含着长烟袋一动不动的老人围观，就是说不管这个城市已走了多少人总有闲人。街上也还有人，公共汽车空荡荡，但算不上空驶。偶尔车后面跟着辆自行车，汽车多快自行车就多快，没有任何原因。阳光不错，路面反光，汽车、人、自行车像在镜子中。

护城河泾渭分明映着城市、农村、环城铁路，火车慢慢悠悠，汽笛声声，大团的白雾飘过河来，被坚硬的城市吸尽。白雾在田野上要飘很久，这也是我们喜欢河对岸的原因之一。我们在铁路上奔跑，追着白雾。铁路本是麻雀的世界，麻雀起起落落，重复飞翔。我们的奔跑没有重复感，我们只是几个孩子，并且奔跑的原因不明，与食物无关。枕木的节奏决定着我们的奔跑，只要踏上枕木不跑不行，直到有人带头卧下才全都卧下。没人教我们倾听，只是一人俯

耳大家就都跟着——好多事都这样，然后竟真的听到了轻轻的震动。尽管就课本而言我们是白痴，但本能异常聪明。火车来了，尽管在远方，但是来了，远远地来了，简直有音准。虽然我们不知道音准但已听出来，声音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密，越来越响，然后我们一哄而散……

火车从来轧不到麻雀，也轧不到我们。

黑色的火车红色的曲臂，喷着热气一下将我们吞没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见红色曲臂那样奇怪地来回转动，好像原地打转，但却在走。我们跟着热气大声呼喊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只看到同伴的口型。火车过去了，我们依然跟着尾车跑，向尾车扔石头，歪戴帽子的押车员不为所动。

我们从没扔过绿皮车，看都看不够，窗口都是陌生人，他们看我们，我们也看他们，我们追着窗口跑，有人扔下东西，一包垃圾，或梨核儿，我们也不在乎。我们太喜欢陌生人，远方的人，每次都追出很远，客车走了看不见了我们还在铁路上走，不知为什么。有一次走得太远，突然意外地远远发现许多黑皮车，无数平行又交叉的铁轨，闪闪发光，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陌生世界。我们不知道这是车站，要是客车我们自然会想到是火车站，货车站把我们看傻了。我们猫着腰穿过铁轨，神秘秘地爬上了一列列安静的列车，从此这里成为我们的乐园。我们跳进涂着沥青的车厢，进入闷罐车厢，从车尾到火车头，扳动拉杆，发出“呜，呜，呜”想象中的声音。在帽型尾车上，我们扶着简易的铁栏，站在押车人常站的地方招手，望远方，模仿叼着烟的姿势，从里面手扶门边只露半个身子，挥舞帽子。我们探寻各种可能的发现，工具箱、大衣、帽子、暖壶、杯子、饭盒、工作服，偶尔发现有工具箱没锁，打开看到里面有锤子、改锥、钳子、扳子、轴承，太让我们兴奋了。我们戴上工帽，穿上工作服，拿着扳子拧这儿拧那儿，好像工作了一样。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孩子，货车站让我们像竹子拔节一下长了一大节，我们走路都和过去有点不一样，这一点甚至从影片中也可看出：我们不再是散散漫漫，而是步履匆匆。

那天是周二，是不是全世界星期二下午都没课？还有周六，不仅如此我们那时周四下午也没课。就算上午也常有自习课。由于课本的原因尽管我们头脑简单，本能不简单，那天一吃过中午饭本能就活跃起来。在大门洞外我们等了

一会儿小芹，每次差不多都是小芹最后一个出来。烟色条绒上衣，烟色的猴皮筋，猴皮筋将两条烟色硬辫勒得很紧，整个看去小芹在我们之中是最接近麻雀的，干脆说就是一只鸟。五一子打了个榧子。

我们住在南城中轴线偏西，在和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琉璃厂附近，我们院在北京也是数得着的上百户大杂院。有三个门，正门、旁门和后门，从前门儿进去后门儿出来要穿过迷宫似的夹道，差不多就到了宣武门了。已经说不上几进几进院，院中有路，路中有院。夹道、小巷、角门、垂花门、豁口将十几个院连在一起，有的院门紧闭，常年没人，里边有树、亭子，甚至一段小河。小河好像是暗河的一段，没出院又消失了。具体到我们小院不到十户人，是这大院中最普通的小院，虽青砖墁地但房子低矮，就算正房也比别的院矮一点，据说是早年间的牲口棚。

我们等小芹倒不是因为小芹是女孩，我们没什么性别意识，所有人都是一个人。主要是小芹在别的方面和我们不一样，她有零花钱我们没有。小芹不和父母住，从小和姥姥住我们院，小芹父母住在北京的西城社会路，是中科院的工程师，过去节假日她父母老来我们院，去了干校后来得少多了，听说最近又去了新疆。小芹有一个姐姐在内蒙古插队，还有一个弟弟跟着父母，北京、五七干校、新疆到处跑。关于小芹我们也就知道这些。每月小芹都有固定的零花钱，五块钱呢，我们一年的学杂费才五块，这笔钱由姥姥掌握着，小芹因此恨死姥姥了。

我们从大院里出来，穿过门前的前青厂胡同，这是我们梦游都不会走错的胡同，前面不远过了北柳巷十字路口就是琉璃厂。我们的学校就叫琉璃厂小学，不在街面上，在小胡同内，走九道弯、小西南园、铁胳膊胡同都行。过了铁胳膊胡同是荣宝斋，荣宝斋对面是琉璃厂唯一的一座西洋建筑，四层带白廊柱，顶部刻有：一九二二年。老辈人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《定军山》就诞生在这楼前，但这是我们每天的必经之路，已经视而不见。直到南新华街与东西琉璃厂交叉的十字路口才稍稍陌生一点：大街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永远都有些陌生。这里有两趟公共汽车，一个是十四路，一个是十五路。十四路在这里的站不叫琉璃厂叫厂甸。厂甸到永定门一共七站：厂甸、虎坊桥、虎坊路、太平桥、陶然亭、游泳池、永定门。我们无比熟悉这些站牌，倒不是因为坐车，而是每

次都数着站牌走着，一站一站，比坐车还熟悉这些站。

只有小芹坐过一次，坐完就后悔了。小芹在永定门等了我们好久，在桥上吃了三根冰棍，喝了两瓶汽水，差一点就坐车回头找我们。那以后小芹每次都跟我们走，但每次五一子都别有用心地鼓动小芹坐车。开始我们不太明白，后来就一块儿帮腔，结果终于等到小芹一句话：要坐大家一起坐。不用说，小芹请我们坐车。但五一子还有幺蛾子。小芹自然统一买票，五一子偏要把钱给他，他自己上车买。小芹给了五一子一毛，这样我们都要自己买，小芹也没说什么，给了我们每人一毛。七站地七分，售票员要找三分，找回的三分说好了要还给小芹。我们都上了车，五一子最后一个，没想到车门刚要关上，五一子突然跳下车。五一子说他不坐车了，他跑着。我们立刻明白了。五一子像匹小马奔跑起来，一直在我们后面，车快他也快，车慢他也慢，有时他变得只是一小点了，但路口到了，五一子又追上来，甚至超过我们。每一分钱对我们都是宝贵的，因为就算一分钱我们兜里都没有，小芹没想到快到第四站时我们每人花了四毛钱买了票，到虎坊路纷纷下车。

小芹也下了车。

五一子傻了眼，问我们为什么下车。我们都不说话。我们坐了四站花了四毛钱，省了三分钱。小芹先没理五一子，先朝瘦得跟刀螂似的大烟儿要，大烟儿给了小芹三分，小芹不干，让把钱都拿出来。大烟儿看五一子，磨蹭半天，嘟嘟囔囔，说后面三站他也跑，意思是三分钱他可以留下。小芹毫不客气一把夺过大烟儿手里的三分钱，大烟儿心虚没躲，看五一子。大家都看五一子。接下来的大鼻净、小永、文庆，小芹只是伸手话都不说，他们张了手，但没主动送上钱。小芹一一从张开的手心里拿走了钱。到我这儿稍迟疑了下，我主动把钱放到小芹手里。

小芹朝向五一子，伸出手。

五一子拍拍兜，说钱丢了，可真说得出。

“那我翻了。”小芹说。

“翻吧。”五一子梗着脖子说。

一个女孩子翻一个男孩子身，我们都没想到。虽已是春天，五一子仍穿着脏得发亮的土黄棉袄，并且是空心儿的，下面穿了一条单裤。五一子跑了四站

地，棉袄系在腰上，光了膀子，像小一号的他当装卸工的爹。小芹一点不犹豫，翻了五一子腰上的脏棉袄，解了下来翻，五一子光着大板儿脊梁，肩头晒得发红。小芹在五一子身上翻了个遍。

我们挺佩服小芹的，主要是我们把钱都交了，也希望小芹翻出钱。

“把他裤子脱了！”大烟儿说。

“藏裤裆里了！”大鼻净说。

我们太了解五一子了。

“我脱了？”五一子主动说。

“脱了。”

“你脱吧。”如果马有流氓的表情就是五一子。

小芹伸手便脱，五一子拿出了钱，变魔术一般。

小芹妈妈每月从远方寄来一次生活费，姥姥把小芹的零花钱换成一毛、五分，分成了三十份，每天视小芹的情况发放一次。哪怕三天一次、两天一次也行。但是不。小芹姥姥不。早晨小芹睡得迷迷糊糊便听姥姥唠叨，催快起床，数落昨天小芹的错误，不是，鸡毛蒜皮，嗡嗡嗡嗡，小芹堵上耳朵，姥姥给扒开。姥姥也真会挑时间，平常小芹根本不听，吃饭都端碗到邻居家吃，我们院倒是也兴这个。或者姥姥说一句小芹顶一句。小芹同姥姥的关系就跟中苏关系似的。上学都快迟到了姥姥还没完没了，越说越气，钱捏在手里不放下，有时小芹忍无可忍背起书包就走了。姥姥便追上去把早点钱摔给小芹，最气时不追，早点钱也不给了。第二天姥姥继续数落昨天的事，讲得不算太长便给了钱。小芹拿到钱，问昨天的钱呢？姥姥没办法，要是吵起来小芹会把钱放下便走，继续不吃早点。这不是没有过。

小芹的零花钱包括早点钱，每天一个油饼，八分钱，另外的七分钱才是零花，粮票可以兑钱，或者也是钱，油饼要是交一两粮票可以省两分钱。为了这一两粮票小芹跟姥姥打了好长时间，粮票按月定量供应，每人一份，每月都有粮店的人到院里来发。“发粮票喽！”一嗓子就行，全院人都出来了，拿着户口本，就等着这天呢！小芹姥姥死活不给属于小芹的这一两粮票，买粮食都用了，哪儿有你的粮票，你都吃了。小芹不服，我早晨也得吃呀，粮票包不包括

早晨，你要说不包括我就不要。不包括。包括。小芹给妈妈写信，讲理，控诉，妈妈寄来了全国粮票问题才解决。我们院谁家都没有全国粮票，看着可是新鲜了，全国粮票也叫全国统一粮票，到哪儿都能花，比一般粮票大，硬挺挺的像新钱票一样。但我们还是希望小芹把全国粮票花掉，别攒着，换成钱，攒几张就行了。每次出门远行小芹都会给我们买冰棍，去时一根回来一根，还买过汽水呢。汽水一毛五分钱一瓶，当然不是每人一瓶，五六个人一瓶，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喝，喝着喝着我们就打起来。这时就算五一子是我们的头儿我们也照样会跟他急，扑上去撕咬，只有小芹能像有电棒一样将五一子分开。小芹姥姥最恨的就是五一子，最瞧不上的也是五一子，老太太总能一眼就看穿五一子，每次我们筋疲力尽地从铁路回来，小芹的姥姥都像定时炸弹，是我们预料之中的。你们还回来，怎么不让火车撞死！

我们四散奔逃，五一子更是缩头乌龟。说起小芹姥姥我们都不怕，但一见小芹姥姥还是怕，就像说起炸弹不怕，一响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我们都像着了弹片被炸飞了一样，跟电影上的鬼子似的。倒是小芹充耳不闻，像没看见一样，从姥姥身边走过。她们家门敞着，弹簧都被临时卸掉，只等看着我们进院。小芹也不客气，进了屋使劲把屋门拉上，拉上弹簧，就差插上门。小芹姥姥本来冲着我们，立刻停了，无比愤怒地拉开门，哐当卸了弹簧敞开房门，跺着脚将小芹和我们一起骂。小芹躺炕上堵耳朵，有时一跃而起，摔门而出，跟长征似的好不容易回来，重新走到街上。

我们毫无同情心，没有一次到街上看看小芹。我们都在挨家长骂，那么大声我们听得出也是让小芹姥姥听的。小芹姥姥在我们那片是个很特殊的老太太，既不像有文化的老太太，也不像没文化的老太太，更不像是有着工程师女儿女婿的老太太，瘦，脸上皮包骨，抽长烟袋，黑牙。出身不好，头几年还挨过斗，可是我们院邪性，一直没怎么有社会上比如工厂机关学校那一套，红卫兵的哥哥姐姐倒是闹过一段，但很快都轰乡下去了。说不迷信那也就是嘴上说，事实在那儿摆着，我们院大人就是这心理。

我们院也就小芹不怕她姥姥，每次从铁道回来零花钱至少停三天，就是那七分钱不给了，只给早点钱。上铁道是大错，小芹也不争，而且没了零花钱小芹也有办法，早点不吃了，省了，就像五一子、大烟儿、小永——我们都不吃

早点，就没吃早点的习惯。这当然是农村人的习惯，但我们院大多以前都是农村人，还保留着许多农村人的习惯。我就不一一列举了，还是说小芹，习惯了早点的小芹没了早点非常挂相，中午放学回来狼吞虎咽，一点吃相没有——吃相历来是老太太教育的话题。

“是不是没吃早点？”

“吃了。”

“撒谎。”

小芹姥姥跟踪了小芹，戳破了小芹的谎言。

“我的早点钱，我愿吃就吃，不愿吃就不吃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有本事别让我吃早点，别给我早点钱。就不滚，我妈的钱我干吗滚？”

“我是你姥姥！”

“你不是我妈。”

我们走在细长铁轨上，伸出两手，排成一线，晃晃悠悠，不时弯腰捡起一块砾石扔向远方。铁轨与枕木是天然的一对，像一对老人。铁路已太老了，连石头都老了，带着深深的油腻污渍。但比起这座城市它依然是现代的，钢铁世界。信号灯闪耀，路轨反光，在这盛大而又迷幻的货车站，以及这几个孩子，安东尼奥尼拍不到这里不等于这里不存在。它一定会存在。我们轻车熟路地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轨、道岔，划过弯曲的扇面打开的钢铁之光。在红色信号灯处我们低下头猫下腰，不像麻雀，麻雀做不到这点，避开扳道工，来到了货车丛中。这里是一个无人的世界，大多黑色车，也有个别好久不开的绿皮车。这里是我们的街道，我们的王国，我们的胡同，随便上到一辆尾车上，像以往一样，像一种固定的仪式，所有人的头习惯地凑到一起。

“海外来人了。”

“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。”

“联合国军已经登陆。”

《铁道卫士》印象深刻，已深入我们的骨髓，五一子扮演方化，手势我们太熟悉了，眼睛直直的。接下来的次序不固定，有点乱，大鼻净与大烟儿总是抢话：“可我那二百垧地？”大家一起喊：“给你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不比你那二百垧

地强！”笑得前仰后合。

小芹从不参与，看着我们，这时她确实是女孩。直到有一次五一子给了小芹一支烟，是的，五一子已开始卷大炮，偷他爹的。五一子给小芹卷了一支，小芹叼起来，大鼻净一副谄媚的样子给点上。别说，这时候小芹表情还真有几分女特务的样子，特别是小芹自行把硬辫子松开，头发弄得松松垮垮。我们都看傻了，有种非常陌生的东西，我们觉得好看，但谁也没说。

说不出。我们的表情像镜子一样，小芹肯定看到了自己。我们围着桌子。尾车空间不大，两边各一张铁凳子，中间是铁架做的桌子，两边的铁窗相对。靠里有个铁炉子，烟筒伸到车顶外。一般火车其实有两股烟，一是白烟，一是黑烟。浓浓的黑烟就从这里伸出车顶冒出，比白烟更长久，更让我们心驰神往。有时桌上还会有马灯、信号灯、信号旗，随便放着简单的行车记录，以及搪瓷缸子、饭盒、水壶、圆珠笔。椅子下面是工具箱，工具箱上面卷放着被子、大衣，都脏得要命，和煤堆在一起。我们拿着信号灯照来照去，不敢拿到外面。信号旗拿外面没问题，可以在尾车栏杆处乱晃，不会被发现。从一辆尾车到另一辆尾车，总是乱窜，我们不会停留在一辆尾车上。那天发现了一副扑克牌。扑克牌又脏又破，满是油污，但仍让我们兴奋不已，就像玩惯假枪见到了真枪。

我们一有清晰记忆就赶上了破“四旧”，脑袋像归零一样，当插队的哥哥姐姐带回扑克牌，我们无比惊讶，世界上竟有这种新鲜玩意儿，神奇极了。我们当然玩不上，一向被世界忽略。但并不妨碍我们创造自己的世界。我们撕了作业本，裁成五十四张同样大的纸，写上红桃黑桃方块梅花和数字，大猫写上大猫，小猫写上小猫，也是一副牌。我们玩大百、小百、升级、争上游、憋七，甚至带到火车上玩。我们坐在两边铁椅子上，像开会一样，非常神秘，一点也不觉得那些破纸可笑。发现真正的扑克牌！那堆烂纸立刻被我们扔到窗外，随风飘散。五一子和小芹一头，大烟儿和文庆一头，玩起对家，小永和大鼻净围观，替补。五一子让我把门关上。这不用说，我负责警戒，从来如此。

汽笛声声——远处总有，尽管这次是我们的车发出的，但七十多节车厢太远了，因此任何汽笛声可忽略不计，我们都习惯了。就算屁股底下“哐当”一声火车动了，通常也不太慌张。稍不同的是那天我把门锁上了，这也不打紧，

还有窗户，我去开门，大家纷纷跳窗而出，以前就算开着门也有人成心跳窗。小芹和五一子收牌，收了最后几张五一子翻身跳窗。铁门打开了，毫无疑问小芹会跟着我，这都不用说。车很慢，我下到铁台阶最后一节一跃跳下。当然摔在了地上，我太小了。果然小芹跟着我出来了，到了栏杆处，却没下台阶，迟迟没跳。我们追，喊快跳，快跳，几乎拉到了小芹的手，小芹却没动。小永摔倒了，大烟儿也摔倒了，在枕木和砾石上。

小芹扔下了扑克牌，我们每个人都捡到了，一边追一边捡，一边捡一边追。我这个罪魁祸首落在最后，远远追着，也捡到了一张。我不能说扑克牌是罪魁祸首，是一种命运，哪怕它经常用来算命，但我也恨死了扑克牌，我觉得我就是扑克牌。我们散散落落停下了，五一子从我们手中一一收走了牌。五十四张，一张不少。小芹没有一次扔下，一张一张扔下，不然我们也不会追那么远。火车消失了，我们又追了好一阵。

牌与小芹都重要，这是真的。的确，在迷茫中牌仍然是一种快乐，一种无法言状的东西。一年以后我们见到了小芹，无论牌和小芹都已被成长太快的我们忘记。当然，牌要早得多，很快那副本来就很烂的牌被我们彻底玩烂，变成了碎片。确切说我们见到小芹是一年零五个月之后，也就是在那个春天过去后又过了一个春天的秋天小芹来到我们院，在午后的阳光中打开尘封已久的门。院里老人的匣子正在批判《中国》，义正词严。居然抹黑中国，却又不明白那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怎么来到中国的，谁请他来的。这部纪录片就是这样和我们有着扯不清的费解的关系。以往的批判都是鲜明的，极易理解，唯独这次像个天外来客。我们都已经上了中学，除我之外。五一子、文庆、大鼻净甚至都已开始上初二，所有人都长高了半头一头，除我。

我们已不认识小芹，但一看就知道是小芹。小芹也不认识我们，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旁若无人。我们正在防空盖上打乒乓球，星期二，下午没课，就如小芹消失那天。小芹也一样，长个了，不再是辫子而是短发，脖子显得有点长，对一切都不陌生，熟视无睹，好像从没消失过。她们家的门锁显然锈住了，她开了半天也没开开。我想下去帮她，开个锁什么的，我手到擒来，是我强项，可那时我正在房上玩扑克牌的碎片。还是她自己开开了，一股灰尘飞出来，她毫